

小莽蒼蒼齋藏 與曹寅相關的清儒墨跡

談笑皆鴻儒 往來無白丁

——從小莽蒼蒼齋藏品看曹寅的社交活動

雷廣平

田家英的小莽蒼蒼齋以收藏清代儒士墨跡著稱，在整理這些藏品的過程中，由於曹寅手跡的發現，引起了人們尤其是紅學界的特別關注，繼而大量的曹寅生活時代特別是曹寅任職江寧織造期間，與其有過密切交往的文人雅士、社會名流、官府同僚們墨跡的發現，似乎形成了一個圍繞曹寅交遊活動的收藏專題。我們權且將其稱為「與《紅樓夢》相關的文物」。以此來進一步熟悉曹寅，闡釋曹寅一生文化交遊活動的深層含義。為此，本專題以曹寅為中心，選取三十人的墨跡，並配有介紹每人簡歷、與曹寅交往關係為主要內容的小傳，供讀者參閱。

有關曹寅其人，自胡適先生始至今近百年來，多有學者卓論，尤其近幾十年，不斷有關於曹寅研究的專著出版面世，影響較大的如：史景遷先生的《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祕》，劉上生先生的《曹寅與曹雪芹》，方曉偉先生的《曹寅·評傳年譜》等都較全面地為讀者和研究者展現了一位客觀、真實的曹寅。更有馮其庸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標誌着對曹雪芹家世，也可以說成是曹寅家世研究中許多較模糊的問題，有了更趨準確的判定。胡紹棠先生在他的《棟亭集箋註》一書所作的「前言」，更是一篇關於曹寅的專論，文章不僅全面介紹了曹寅，還客觀地論證了曹寅對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影響，認為：「曹

寅時代的曹家，不僅富貴繁榮，富有文學藝術氛圍，而且在廣泛的文化圈中多有交往，對曹雪芹藝術才能的養成影響尤著。」^a 既如此，本文對曹寅生平不再贅述。

一 曹寅存世墨跡述略

曹寅生活的時代要早於曹雪芹生活的時代約七十餘年，但流傳下來的手書墨跡卻遠多於曹雪芹，這主要是由於曹寅時代曹家還處於盛世，曹寅交友眾多，大都是名儒名臣，許多曹寅的作品都是經他們之手輾轉保留下來的。而曹雪芹生活的年代，曹家早已是「呼喇喇大廈傾」了，沒有誰會重視一個破敗沒落的窮酸文人的筆跡。隨着《紅樓夢》的影響及曹雪芹手跡的幾乎失傳，曹寅墨跡更成為稀世珍寶。迄今發現並保留下來的曹寅手書墨跡有如下幾幅：

《曹寅題程嘉燧山水墨跡全圖》 此作品為明末松圓老人程嘉燧（字孟陽），繪於崇禎十六年（1643），畫面自題：「崇禎癸未冬十月，邗江舟次，法白陽山人筆意，松圓老人程嘉燧。」下鈐朱文印「孟陽」二字。畫面一泓碧水，遠山朦朧可見，近處幾株古松，樹蔭處茅屋一所，畫面恬淡雅靜，自然風光迥異。我們如今雖無從考證畫者如此構思的緣由，但兩側曹寅的題跋會令讀者頓有所悟。右側是曹寅的題詩：「長板橋頭墊角巾，過江山色未煙塵。猛風吹醒相思樹，猶是文園白業人。」落款署「嬉翁題」，下鈐印：朱文「曹寅」、白文「荔軒」。左側曹寅的題跋文字是

「松圓老人卒於癸未十二月，見牧齋墓誌。次歲即甲申之變，目不睹刀兵水火，是為吉人。受之歸老空門，末路愈多鉅錮，河東君想亦有新官之歎。壬辰三月，於揚州小市得此幅。筆墨靈氣尚存，孟陽呼之可出也。」下鈐印白文「奇雅」^②。壬辰，應為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寅卒於該年七月，也就是說這些題跋系曹寅離世前不久所書。這幅《曹寅題程嘉燧山水墨跡全圖》，早年由鄧拓收藏，現藏於中國美術館。

《棟亭夜話圖》曹寅題詩 康熙三十四年（1695）秋，廬江郡守張純修到江寧訪曹寅，曹寅又邀江寧知府施世綸至，三人秉燭夜話於棟亭。張純修即興作畫，三人分別留詩於畫側。曹寅題詩二首，內容分別是：「憶昔宿衛明光宮，楞伽山人貌姣好。馬曹狗監共嘲難，而今觸緒傷懷抱。」「家家爭唱飲水詞，納蘭小字幾曾知。斑絲寥落誰同在，岑寂名場爾許時。」詩意與夜話中追思納蘭性德有關。之後，又有顧貞觀、王概、王方歧、姜兆熊、蔣耘渚、李繼昌等眾多名仕在畫側題詩題跋，使該圖愈加珍貴。此圖先由番禺葉遐庵（葉恭綽）藏，後轉手於大收藏家張伯駒先生。新中國成立後，張先生任職於吉林省博物館，將此圖捐贈該館，現仍藏於吉林省博物館。

《宿避風館》詩軸 本詩軸的創作年代暫不可考。其上書寫的是曹寅一首自作詩：「檻下寒江百丈深，一龕側塞雨泔泔。道人自嗅香煙坐，童子能通水觀心。海若何求頻窺戶，修羅此際罷彈琴。茫茫寄眼蟲天外，已聽雲堂粥鼓音。」該詩未被收入《棟亭集》。詩軸早年由著名古籍文物收藏鑒賞家周叔韜先生收藏，

^① 胡紹棠，《棟亭集箋註》前言，《棟亭集箋註》，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2 頁。

^② 馮其庸，《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三聯書店（香港），1983 年 12 月，第 109 頁。

後捐贈天津市博物館。

《李煦行樂圖》曹寅題跋 此作品可見曹寅題跋文字如下：「行處谿山屏八驥，不然乘興弄扁舟。東吳占斷閒風月，卻畫瀟湘一段秋；流泉聲在斯人耳，似證因塵果位身。林裏妙香誰竊得，我來抒筆譴池神；松蘿為屋石為牀，萬朵芙蓉水一方。自有鸚鵡閒戢羽^③，詎須七十二鴛鴦；石片花枝迥不凡，竹邨應得寫頭銜。西農襍穢何堪說，汗透青州重布衫。」落款為：「戊寅修禊日奉題為萊嵩先生教粲，棟亭弟曹寅。」鈐印：「曹寅之印」「荔軒」「真我」。此外，畫卷還有同時代眾多名仕題詩題跋，如宋犛、尤侗、朱彝尊、趙執信、徐樹穀、藍漣、楊賓、汪份、張大受、張士琦等。此圖為康熙朝供奉內廷畫工周道與上睿二人合作而成，是為紅學研究的珍貴文物。2014年12月，北京匡時秋拍「古代書畫」專場以1863萬元拍出。

另有兩件曹寅手書墨跡雖有影印件但實物不知所蹤。

一件是曹寅自書詩扇面，曹寅用蠅頭小字在一幅小小扇面上書寫了他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所作《北行雜詩》共二十首，八百餘字。所謂北行，是指這一年曹寅自江寧扶父靈柩攜家返京，歷時四個月，相繼在不同時間地點寫下的一路所見所聞所感，字裏行間流露出作者當時的複雜心境。另一件是周汝昌先生在他的《紅樓夢新證》《江寧織造與曹家》兩部著作中轉載的曹寅手書自作詩《鴉鳴歌》，該詩在《棟亭集》「棟亭詩鈔卷五」可查。從筆法看似曹寅手跡，但刊者未註明來歷，至今仍不知何人所收藏。

最後的一幅就是本書所收錄的由田家英早年收藏的曹寅手書

③ 題跋此處有註：「鳥能辟蠹」。

詩軸《沖谷寄詩索擁臂圖嘉予解天竺書》。原詩分為兩首共八句、十六行，《棟亭集》「棟亭詩鈔卷一」有錄。或因條幅所限只書寫了前一首。因前文已述^④，這裏不在贅言。

前面說過，曹寅留下的正規手書墨跡不多，這幅詩軸，系曹寅青年時期所書，其字法工整俊秀、鋼勁有力、裝裱精工，是可用於鑒別其他同類書品真偽的礎本。

曹寅墨跡在一些典籍資料中雖時有發現，但比較正規的書法作品主要有上述幾例。

二 被收入小莽蒼蒼齋的曹寅交遊圈人物墨跡

眾所周知，小莽蒼蒼齋收藏有大量的清人墨跡，這裏我們以曹寅為軸心精選出三十多位與曹寅交往相對密切的人物手書作品供讀者鑒賞，供紅學愛好者和研究者參閱。雖每個人物都附有小傳，但為了加深了解和閱讀上的便利，這裏先提綱挈領式地將主要內容梳理成篇，或可與小傳互補。

首先要介紹的就是曹寅「朋友圈」中最特殊的人物，康熙帝玄燁。

小莽蒼蒼齋所藏玄燁的書軸是一幅錄米芾詩，玄燁自幼好學工書，尤喜仿董其昌、米芾等書家筆意，常以書作贈心腹重臣，據史載他一生六次南巡，對身邊接駕有功的曹寅、李煦、宋犛等常以御書「福」「壽」等字或詩詞條幅相贈，如為宋犛書《督撫箴》、為曹寅母書「萱瑞堂」匾額等。《紅樓夢》寫賈府宗祠的門聯匾額都是御筆所賜，是有生活原型的。曹寅與康熙間建立的密

④ 見《觀其所藏 知其所養——田家英與〈紅樓夢〉》，本書第xx頁。

切關係，除了曹寅本身的素養能力外，還有賴於這樣幾個因素：一是曹寅父祖有功於朝廷，可謂股肱之臣；二是曹寅母孫氏曾入宮做康熙少兒時的保姆，康熙素以「自家老人」相待；三是曹寅十八歲選入宮當侍衛，有了與皇帝接觸的機遇。多種因素促成曹寅接管蘇州、江寧織造長達二十三年，直至辭世。

曹寅與康熙帝非同尋常的關係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曹寅是康熙帝認可的可以隨時給他上奏密摺的少數心腹之臣。清代密摺制度始自何時尚無明確記載，但我們當前可以看到的史料是蘇州織造李煦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六月的「請安摺」，康熙三十五年（1696）便有了曹寅的《奏賀聖祖蕩平噶爾旦事摺》^⑤，自此曹寅為康熙所進密摺直到辭世都沒曾間斷過。書呈密摺，是一種特權，不論職位高低，只有皇帝信得過的人才能榮膺進摺之寵。

康熙一生六次南巡，曹寅四次參與接駕。皇帝甚至將其織造府當做駐蹕的行宮，曹寅服侍左右，盡職盡心，受到康熙的賞賜和褒獎，兩者之間的關係也不斷拉近。

曹寅屢受康熙指派完成交辦任務。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被派往蘇北、河北、山東等地押運漕米賑濟災民；多次被欽點為巡鹽御史；奉旨打探江南官吏行為操守；奉旨修葺明孝陵；組織刊刻《全唐詩》等。

曹寅仕途上受到康熙帝的特殊關照。織造一職雖品位不高，但責任重大，非親信手足難謀此任。曹家自曹璽開始至曹頌共三代四任穩居此位達六十餘年，而曹寅獨佔二十三年。儘管晚年出

^⑤ 易管，《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補遺（上）》，載於：方曉偉，《曹寅評傳年譜》，廣陵書社 2010 年 5 月，第 373 頁。

現大量虧空，由於康熙的庇護尚能保持平安無虞。曹寅病篤，康熙帝欽命快馬千里驅馳赴揚州送藥，期間多次在密摺硃批中問候，薦醫薦藥。曹寅離世，子曹頌繼任，不久曹頌死，為確保織造一職不易於他姓，康熙親派李煦從中斡旋，將曹寅弟之子曹頌過繼曹寅，接任此職。

康熙一朝，時值曹家盛極之期，康熙末年雖轉衰落，但正如《紅樓夢》所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沒有曹寅與康熙建立起來的特殊君臣關係，就難有曹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的興盛繁榮。這為後來《紅樓夢》的創作提供了生動的素材。

接下來對收入小莽蒼蒼齋的曹寅朋友分幾類情況擇其要介紹如下：

明末遺老 父輩舊交

周亮工（1612—1672），官至明浙江道監察御史，降清後官至戶部右侍郎，康熙六年（1667），調任江寧糧署與時任江寧織造的曹璽交往，遂成摯友，時年他已五十五歲，常把剛滿十歲的曹寅抱置膝上指點詩文，故曹寅對他十分敬重，沒齒不忘其教誨。周辭世，曹寅與其子周在都又成好友。康熙四十六年（1707），揚州人為周修建祠堂，曹寅作記，其中寫道：「余總角侍先司空於江寧，時公方監察十府糧儲，與先司空交最善，以余通家子，常抱置膝上，命背誦古文，為之指摘句讀……」^⑥。

陳恭尹（1631—1700），原本南明諸生，因其父陳邦彥抗清戰死，被授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明亡後，以詩文自娛。陳恭尹長於曹寅二十八歲，素與朱彝尊、王士禛、趙執信等文士交好，

^⑥ 方曉偉，《曹寅評傳年譜》，廣陵書社 2010 年 5 月，第 174 頁。

雖無史料記載，推斷與曹璽會有交往，故後來為追念曹璽，他欣然為《棟亭圖詠》題詠。

毛奇齡（1623—1716），明末諸生，曾參與抗清，明亡後也隨之流亡，直到康熙開「博學鴻詞」被舉薦。曹寅通過舅父顧景星與之相識，時曹寅在侍衛任上，二人遂為好友。毛奇齡一向仰慕曹寅父曹璽聲名，故當曹寅為追念其父作《棟亭圖詠》時，他欣然題詩為記，並作小序曰：「曹使君典織署，其尊人舊任時手植棟樹，蔽芾成蔭。使君因慨然登亭而歌，屬（囑）予和之。」

鄭篔（1622—1693），名醫鄭之彥子，應為明末遺老。據方曉偉先生《曹寅評傳年譜》載：「從鄭篔長曹寅三十六歲看，鄭篔應是曹寅父執之輩。」即鄭篔早年就與曹璽有過往，後在京師與曹寅相識，二人從此多有往來。曹寅有《鄭谷口將歸索贈》《由普德至天界寺入蒼翠庵看梅，曾為谷口別業，漫題二首》詩贈鄭篔。鄭亦有《棟亭詩贈曹荔軒》詩。曹寅剛轉任江寧，便往鄭篔別業憑弔，並賦詩為記。

鄧漢儀（1517—1689），著名詩人，長曹寅四十餘歲，可謂明末遺老。曹寅仰慕其詩壇名氣，很早就與之交往。由鄧漢儀所輯《天下名家詩觀》收錄曹寅詩三首，並作小傳云：「曹寅，子清，雪樵。奉天遼陽人。《野鶴堂集》。」《野鶴堂集》，又名《野鶴堂草》，是曹寅二十歲左右編輯的第一部詩集。鄧所記之小傳，亦成為考證曹家祖籍的力證。鄧漢儀也是為《棟亭圖詠》題跋者之一。鄧漢儀的名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⑦甚至被寫進《紅樓夢》小說之中，由此可見曹寅交友在文學上對曹家後代人影響之深。

^⑦ 出自《題息夫人廟》，見於《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

徐文元，徐乾學之弟，順治十六年（1659）己亥科狀元，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國史館總裁官。早年與曹璽相識，曾為所得御書賦詩《織造曹君示所賜御書敬賦》。曹璽辭世後，曹寅接續與其交往，《棟亭集》「棟亭文鈔」收入曹寅作《題玉峯相國〈感蝗賦〉後》一文，即為徐元文《感蝗賦》手卷所作。

以文會友 廣結鴻儒

康熙十八年，朝廷舉「博學宏詞」，這是在正常科舉考試之外另設的一種薦拔天下能文之士的舉措，此舉不限制秀才、舉人資格，不論已仕未仕，凡由督撫推薦者均可參試。始自唐開元年間，後雖經朝代更迭，但此舉隔被朝廷沿用。這一年從全國被推薦的一百四十三人中考取了五十人，考中者大都被授以翰林院侍講、侍讀、編修、檢討等文職。後在乾隆朝為避諱^⑧，將「宏詞」改為「鴻詞」，故考中的人又被稱做「博學鴻儒」。

小莽蒼蒼齋所藏曹寅交遊圈墨跡，有很多出自這些鴻儒之手。如：朱彝尊、陳維崧、毛奇齡、尤侗、嚴繩孫、汪琬、潘耒、彭孫遜、徐鉉等。曹寅當時正在京任職，抓住與他們接觸相識的一切機會與之結交，直至成為終生要好的朋友。這裏擇其要介紹如下：

朱彝尊（1629—1709），康熙朝名儒，詩名甚著，與王士禛合稱「南朱北王」，參與纂修《明史》，可謂著述等身。在朱彝尊博學鴻詞科舉仕之前，曹寅就通過納蘭性德的「淶水亭雅集」與之相識，後與之往來更加密切，交往達三十年之久，直至朱辭世。朱彝尊的《曝書亭集》、曹寅的《棟亭集》多收有二人往來

^⑧ 「宏」字的音形義與「弘曆」的「弘」字相近。

唱和的詩作。朱彝尊還曾為曹寅創作的傳奇《北紅拂記》題寫跋文和批語，從中可見朱對曹寅的創作給予密切的關注。曹寅詩詞水平的提高也與朱彝尊的影響有直接關係。至晚年曹寅在揚州書局主編刊刻古籍，二人往來更為密切。朱去世後，後人為他編纂《曝書亭集》八十卷，得到曹寅的慷慨資助。

陳維崧（1625—1682），著名詞人，駢文大家。曹寅通過舅父顧景星與其相識於博學鴻詞科，遂後一直交往密切。曹寅在京時常與之請教切磋詩詞技巧：「倚聲按譜、拈韻分題，含毫逸然，作此冷淡生活，每成一闕，必令驚心動魄……」^⑨，這對後來曹寅詩詞水平的提高頗有幫助，曹寅詩風也多受陳氏影響，直到晚年仍手不釋卷地將陳的《迦陵詞集》作為槧本研讀。《棟亭集》收入多首曹寅與陳維崧交遊的詩作，可見二人非比尋常的關係。

尤侗（1618—1704），應詔博學鴻詞，康熙十八年（1679）授翰林院檢討時已六十二歲。次年，二十三歲的曹寅在一次酒席中經王士禛與之相識，遂結忘年之交。曹寅《棟亭集》收入《尤悔庵太史招飲揖青亭即席和韻》一詩便是步尤侗詩韻之作。史料中可查的曹寅與尤侗的交往記載很多，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曹璽病故，曹寅作《棟亭圖詠》為紀，尤侗為其題詩作賦；康熙三十年，曹寅母孫太夫人六十大壽，尤侗撰《曹太夫人六十壽序》，對其盛讚有加；康熙三十一年，曹寅改編《北紅拂記》成，特邀尤侗觀賞，事後尤侗作《題北紅拂記》記之。曹寅後來在戲曲創作上的成果，與尤侗的點撥指導多有關係；同年，曹寅由蘇州奉調江寧，吳人為其建生祠於虎丘，尤侗作《司農曹公虎丘生祠記》。綜上，曹寅與尤侗交往感情之厚，可見一斑。

⑨ 出自王朝職為曹寅《棟亭集》「棟亭詞鈔」所作的序文。

彭孫遹（1631—1700），名列博學鴻詞科考一等二十人之列，足見其文學功底之深。素以五言、七言律詩見長，有「吹氣如蘭彭十郎」之譽。史載曹寅與之常會聚於王士禛家論詩談文，相聚甚歡。曹、彭二人交往直至曹寅晚年尚有記載。

舉博學鴻詞，是有清以來康熙仿前朝之首創，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明世之舉。曹寅藉此得識其中大批鴻儒，從而在交往中充實自己的學養，是他一生中的幸事。

以文會友，是曹寅交遊的一種重要形式。

早在康熙二十年前，曹寅就是納蘭性德「淶水亭雅集」的成員，其成員還有本文所及的朱彝尊、陳維崧、嚴繩孫、顧貞觀等，他們都為納蘭才華所折服，並以其為核心，將有共同愛好的文友延攬其間，談古論今、吟詩作畫，十分愜意。曹寅與著名的「嶺南三大家」之一、詩人梁佩蘭亦相識於此。梁佩蘭也是後來為《棟亭圖詠》題跋者之一。

嚴繩孫（1623—1702）既是通過博學鴻詞入仕、是朝野聞名的「鴻儒四布衣」之一，又是「淶水亭雅集」成員，所以一向與曹寅交好。《棟亭圖詠》卷二有他的題詩，卷三有他的繪圖和題字。

顧貞觀（1637—1714）也是納蘭「淶水亭雅集」上曹寅之舊友。後來在《棟亭圖詠》題詠者，為首者納蘭性德，第二位便是顧貞觀。納蘭辭世不久，曹寅遊顧家小園，見「新詠堂」乃納蘭生前所題，感念至甚，作《惠山題壁》二首，《棟亭集》「棟亭詩鈔」卷二收錄。

曹寅的棟亭更是文友聚會的雅靜之所，文前提到的《棟亭夜話圖》就是在此處文人雅集的例證。康熙二十三年，曹寅請人為其父生前所置棟樹、棟亭，繪圖十幅，遍訪高人儒士，在其上題跋題詠，集成《棟亭圖詠》一冊傳世，本文所及陳恭尹、毛奇

齡、鄧漢儀、尤侗、嚴繩孫、梁佩蘭、徐乾學、宋犖、王鴻緒等都有詩詞跋文墨跡在其上。

另據尤侗的《棟亭圖詠》跋文云：「予在京師，於王阮亭祭酒座中，得識曹子荔軒。」王阮亭即王士禛，歷官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事、戶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書。曹寅於京師與其相識後便成了他在家中詩友聚會的常客，並籍此得識尤侗等一批鴻儒。王士禛人稱詩壇領袖，曹寅對其十分推崇，《棟亭集》收入多首與其唱和交遊的詩作，如《題〈彭蠡秋帆圖〉和阮亭》《旅壁讀阮亭渡易水詩，且述牧齋、西樵句感賦》《南轅雜詩》等。

衙署同僚 同氣相求

曹寅一生交友，不乏同朝同地為官的同僚，共同的利益，相同的愛好，共同的人生取向將他們之間的情感緊密地連綴到一起。這裏例舉其墨跡被收入小莽蒼蒼齋的宋犖、徐乾學、陳鵬年、王鴻緒等。

宋犖（1634—1714），歷官通永道僉事、江蘇巡撫、吏部尚書。平生精鑒藏、善畫、淹通典籍、練習掌故。其詩文與王士禛齊名，有多部詩文集傳世。宋犖任江蘇巡撫時恰值曹寅為江寧織造，兩人的友誼便從此開始。康熙南巡，二人奉旨共同負責接駕，共同授命修葺明孝陵，合作編纂《資治通鑒綱目》等典籍，閒暇一同出遊，不時與文人騷客雅聚論作詩文。《棟亭集》收入與之唱和的詩作多篇。宋犖為官、為文、為人，對曹寅影響頗深，他們同為康熙帝的股肱之臣，這層關係又為二人的友情增添了另類色彩。

徐乾學（1631—1694），康熙九年（1670）殿試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探花。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書。

曹寅早年與之相識與納蘭性德有關，有說他們曾同拜徐為師，直至一生都沒間斷交往，直到徐離世，曹寅晚年主持揚州書局刊刻古籍，與徐氏後人尚有往來。徐乾學在《棟亭圖詠》的跋詩給予曹寅父子很高評價。從《棟亭書目》中可見，曹寅對徐乾學的著述多有收藏，徐的為官為學對曹寅有着很深的影響。

陳鵬年（1664—1723），曾任江寧知府，與曹寅同朝同時同地為官。因讒言所害，兩番被貶甚至被囚，曹寅念陳剛正耿直，百姓擁戴，乘康熙帝南巡駐蹕織造府的機會，「免冠叩頭，為鵬年請，至血被面」^⑩，始得「上意解」，恕其無罪，後世傳為佳話。同在江寧，織造與知府必有割不斷的聯繫，從此二人相從甚密。康熙四十八年曹寅應詔進京，陳鵬年知其北行，相念甚切，賦詩為念。

王鴻緒（1645—1723），進士出身，官至戶部尚書。曹寅與之往來，還要追溯到1672年的順天鄉試，王鴻緒與納蘭性德為同榜舉人，或因於此，之後兩人一直有交往。《棟亭圖詠》有王鴻緒題詠。

文人雅士 社會名流

曹寅交遊人物中還有一批在當時社會知名度極高的文士名流，如納蘭性德、吳兆騫、洪昇、趙執信等。其中趙執信有墨跡被收入小莽蒼蒼齋。

趙執信（1662—1744），號秋谷，十八歲中進士，入翰林授編修，參與《大清會典》編纂。康熙二十八年（1689），因「國

^⑩ 轉引自：王利器，《李士禛、李煦父子年譜》，《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4輯34，文海出版社1985年。

恤」^⑪期間參與觀演《長生殿》被革職，此後遠離官場，返鄉築園，詩酒作歌，四方遊歷、浪跡江湖數十年之久。曹寅與之交往雖查無明確記載，但推測與他助洪昇創作《長生殿》相關，曹寅平生喜戲曲，與洪昇往來甚密，而趙又是洪昇好友。康熙四十二年（1703）末，「洪昇為曹寅所改編的雜劇《太平樂事》作序，曹寅有詩贈之，並兼及趙執信。」^⑫次年，洪昇到曹府搬演《長生殿》。趙執信被罷官後，有詩人屈復詠《曹荔軒織造》「直贈千金趙秋谷」句，由此推斷曹寅與趙沒間斷過往來，而且對其常有資助。曹寅與趙執信之間的詩詞往還也多有記載。康熙四十四年（1705），趙執信去揚州曹寅主持的全唐詩局，留詩《寄曹荔軒（寅）使君真州》，曹寅有《和秋谷見寄韻》酬和。

曹寅晚年，授命揚州書局主持《全唐詩》刊刻，僅康熙欽點就有十餘名翰林參與其中，可謂文人薈萃，曹寅藉此結交了更多的文友。僅小莽蒼蒼齋所收之墨跡就有彭定求、查嗣琛、汪士鋐等。

上述簡要介紹了小莽蒼蒼齋所藏墨跡中部分與曹寅交遊的人物，因篇幅所限，不便一一例舉，詳情可閱讀下文之小傳。

三 曹寅交遊活動啟示

誠然，本文所及只是墨跡被收入小莽蒼蒼齋的曹寅好友，而小莽蒼蒼齋所收入的又不過是曹寅好友中墨跡得以流傳於世的一小部分，如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家納蘭性德、李煦等，並未囊括。

由此，我們可從小莽蒼蒼齋這個相對微觀但足以令人驚詫的文物資料中，想像出當年曹寅的交遊圈是多麼的龐大。

綜上，可以看到曹寅交友主要通過這樣幾個渠道：一是前朝遺老與父輩有舊交者，除了原本就是曹璽的朋友外，還有舅父顧景星（1621—1687）。有專家考證，曹寅生母顧氏即顧景星之妹，顧景星入博學鴻詞科，正值曹寅在朝廷任職侍衛，與顧交往中得識顧薦舉眾友。二是借朝廷舉博學鴻詞科，著意結識那些才華橫溢的天下名士。三是憑職務之便結識同僚。四是通過參與各種詩會筆會、文人雅集、組織刊刻古籍等文化活動，結識更多的文友。

這些渠道產生的先決條件當然是曹寅本身具備一定水平的文學素養。史載曹寅從小酷愛詩文，喜作劇曲，四歲可辨四聲，二十歲就編輯詩稿《野鶴堂草》^⑬。常言封建社會是文人相輕，而我們所見的康熙盛世則是一個文人相親的時代。超常的文才、共同的愛好，使得曹寅在交遊中如魚得水、遊刃有餘。此外，曹寅還享有一個特殊渠道，即是與當朝皇帝的密切關係以及曹家的社會威望。曹寅與康熙帝的關係前文已述，曹寅是很少一部分有給皇帝上密摺的特權之臣，被視為心腹。康熙帝有意令曹寅打探密報江南官吏行為操守，然而那些無權進摺者，包括巡撫、督撫等封疆大吏，都不免對其俯首，甚至整天戰戰兢兢，生怕密摺內容牽涉自己。憑此，曹寅就很容易將眾臣聚攬於門下。另有研究者認為，曹寅是康熙帝有意利用其文化之長「以其所負使命網羅江南名士……使這一批人團結在『斯文一脈』的旗幟之下，從而消

^⑪ 時為皇貴妃佟佳氏（後追諡孝懿皇后）薨，尚在喪期。

^⑫ 方曉偉，《曹寅評傳年譜》，廣陵書社2010年5月，第403頁。

^⑬ 本詩稿並未刊印，已佚失。

除民族隔閡……」^⑭用現在話說就是兼做統戰工作。果若如此，曹寅在任間通過如上渠道和便利條件廣結名儒，不斷壯大自己的交遊圈，還有着一層不可言說的政治意義。

而我們所看到的則是，曹寅平生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所蘊涵的文學價值和意義，那就是它正孕育着半個世紀後一部偉大作品的誕生。

如今，曹寅交遊圈人物的詳細狀況已經成為紅學研究中家世考證的組成部分。筆者堅信，沒有這些文人儒士的影響，就不會有曹寅文壇上的輝煌；沒有對曹寅文采風流基因的傳承，也不可能會有曹雪芹的《紅樓夢》。

與曹寅相關的三十位清儒 及其墨跡

石中琪

曹寅

曹寅（1658—1712），字子清，又字幼清，號荔軒，又號棟亭、雪樵、柳山、柳山居士、柳山聲叟、西堂掃花行者，亦署紫雪庵主、棉花道人、鵲玉亭、盹翁、嬉翁等。順治十五年（1658）九月初七生於北京，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二十一日卒於揚州。

曹寅為曹璽長子，母孫氏為康熙帝玄燁保姆^①。曹寅一生深得康熙帝信任，約十八歲入宮任康熙帝的侍衛，約二十歲擢鑾儀衛整儀尉，尋遷治儀正。康熙二十三年（1684）曹璽病，卒於江寧織造署，玄燁特晉升曹寅為內務府慎刑司員外郎，命其協理江寧織造事務。次年曹寅奉旨返京，歷任內務府會計司、廣儲司郎中，兼正白旗包衣第三旗鼓佐領。康熙二十九年以內務府廣儲司郎中出任蘇州織造，三十一年調任江寧織造，直到康熙五十一年去世為止。

^⑭ 王利器，《李士禎、李煦父子年譜》，《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4輯34，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9頁。

^① 此處「保姆」滿人或稱為「教引嬭嬭」。除照顧生活起居外，還會擔負幼兒教育和引導的責任。

其間，從康熙四十年開始連續八年承辦龍江、淮安、臨清、贛關、南新五關銅舫；自康熙四十三年開始與蘇州織造李煦輪番兼任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同時，隨時訪查江南吏治民情，向玄燁專摺奏報。康熙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玄燁南巡途經南京，皆以江寧織造署為行宮，曹寅四次參與接駕。康熙四十三年因捐修寶塔灣行宮、接駕「勤勞誠敬」，特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職銜。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曹寅病重，玄燁特命快馬數千里疾馳送藥搶救。曹寅病故後，虧空織造公款白銀近三十萬兩，玄燁乃命兩淮巡鹽御史為之填補，並命其子曹顥繼任江寧織造；不久顥死，又命將其弟曹荃之子曹頌過繼給曹寅承嗣繼職。

曹寅多才藝，知識面廣泛，他喜吟詠，詩、詞、歌、賦、文、曲等無所不涉，無所不精，寫作終生不輟，早年所作《荔軒草》即已深得時人讚賞。現存《棟亭詩鈔》八卷、《棟亭詩別集》四卷、《棟亭詞鈔》一卷、《棟亭詞別集》一卷、《棟亭文鈔》一卷。他還擅書畫、精賞鑒、喜收藏、愛作劇曲。著有雜劇《北紅拂記》《太平樂事》《虎口餘生》《續琵琶》等。曹寅藏書極富，又喜刻書，曾彙刊前人文字音韻書為《棟亭五種》、藝文雜著為《棟亭藏書十二種》，校勘精審。內廷御籍多命其董督，雕鏤之精，勝於宋槧。後世稱「康版」者，即曹寅首創。現存《全唐詩》等書即曹寅兼任兩淮巡鹽御史時，受命於揚州主持刊刻的。此外，他還嫻於弓馬騎射，熟諳朝章國體，可謂文武全才。曹寅又喜廣交當時天下名仕，尤其與諸多明末遺老士人，己未博鴻科文士及江淮名士有廣泛交往，這一點從他的《棟亭集》所收大量的酬唱詩詞中足見一斑，正可謂：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

曹寅為《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雪芹不僅繼承了其性格愛好尤其文學才華，更主要的是將之所生活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曹家由盛極轉衰落的時期作為背景素材寫進了《紅樓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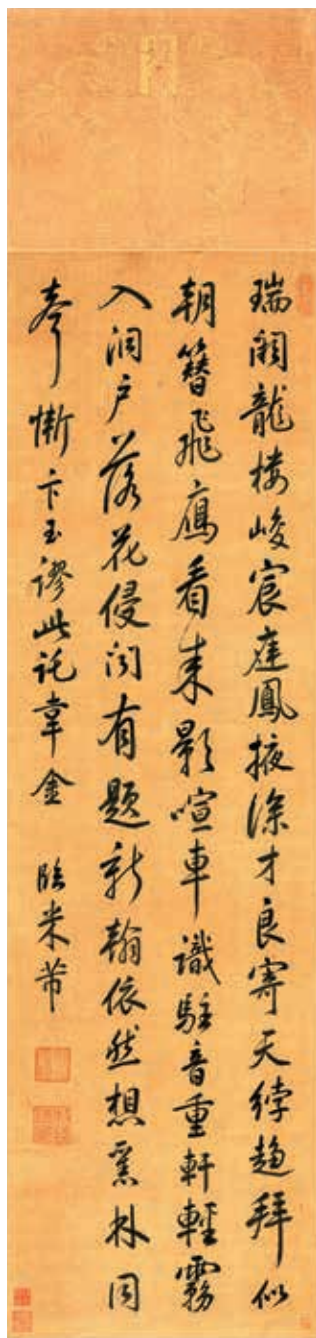
若仔細研讀這部小說，曹寅生活時代的影子及《棟亭集》所涉內容俯拾皆是。總之，沒有曹寅就很難有後來曹雪芹的《紅樓夢》。

本書收曹寅《行書七言律詩軸》一幅，綾本，縱139.4厘米，橫54.2厘米。此軸行書七律，見於《棟亭詩鈔》卷一，題為「沖谷四兄寄詩索擁臂圖並嘉余學天竺書」。原詩二首，為依沖谷韻奉和之作。此軸僅錄其中一首，以就教於蕉庵主人。詩句略有改動，「長城終古」刻本作「長城近日」，「費除」刻本作「廢除」。刻本將詩軸的落款稍加改動作為標題，如在「沖谷」之後加了「四兄」二字，「嘉予」改成「嘉余」，「解天竺書」改為「學天竺書」。「沖谷」，即為曹鎰，號松茨，乃曹寅之族兄，行四，世居豐潤。《棟亭詩鈔》卷二有《松茨四兄遠過西池，用少陵『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十字為韻，感今悲昔，成詩十首》；《棟亭詩別集》卷二有《沖谷四兄歸溧陽，予從獵湯泉，同行不相見，十三日禁中見月感賦兼呈二兄》等詩，皆詠與曹鎰事。下款「己巳」為康熙二十八年（1689），曹寅時年三十一歲。

玄 燁

玄燁（1654—1722），愛新覺羅氏，清朝第4位皇帝，也是清軍入關以後的第二位皇帝，廟號聖祖，年號「康熙」，世稱「康熙皇帝」。玄燁為清世祖福臨即順治帝第三子，八歲即位，十四歲親政，在位長達六十一年，開創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盛世。

順治八年（1651），攝政王多爾袞死後被定重罪，福臨將多爾袞的正白旗收歸自己掌管，原屬正白旗的曹家由王府包衣轉為內務府包衣，成為皇帝家奴，隨即曹寅之父曹璽也由王府護衛升任內廷二等侍衛。三年後，玄燁出生。按清廷制度，凡皇子、皇女出生後，一律在內務府三旗即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包衣婦人



玄燁 行書臨米芾詩軸
綾本 縱 168.5 橫 40

釋文

瑞闕龍樓峻，宸庭鳳掖深。
才良寄天綽，趨拜似朝簪。
飛鷹看來影，喧車識駐音。
重軒輕霧入，洞戶落花侵。
聞有題新翰，依然想舊林。
同聲慚下玉，謬此託韋金。

文註及落款

臨米芾。

鈐印

康熙宸翰（朱文方印）、敕幾清晏（朱文方印）、日鏡雲伸
（朱文橢圓印）

收藏印

吉林宋季子古歡室收藏金石圖書之印（朱文方印）、鐵梅真
賞（白文方印）、陳慶和印（白文方印）

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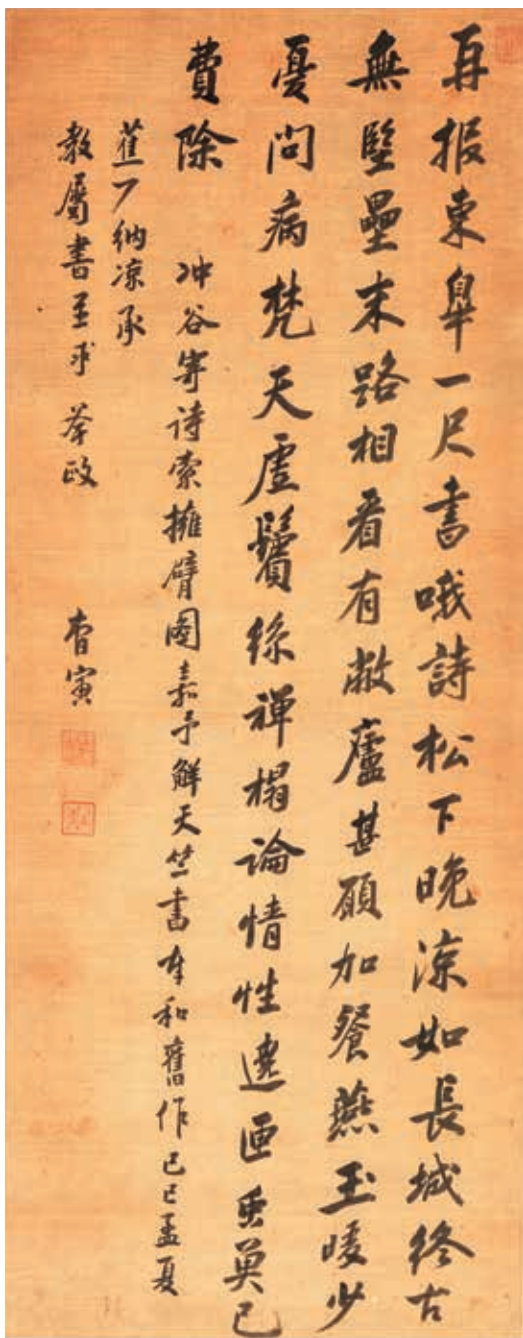
再報東臯一尺書，哦詩松下晚涼如。
長城終古無堅壘，末路相看有敝廬。
甚願加餐燕玉暖，少憂問病梵天虛。
鬢絲禪榻論情性，逸叵蟲魚已費除。

文註及落款

冲谷寄詩，索擁臂圖，嘉子解天竺書，奉和舊作。己巳孟夏，蕉庵納
涼，承教屬書並求斧政。曹寅。

鈐印

曹寅之印（半朱文半白文方印）、西農（朱文方印）、聊復爾爾（白文長方印）



曹寅 行書七言律詩軸
綾本 縱 139.4 橫 54.2 1689 年作

當中，挑選奶媽和保姆。曹璽之妻孫氏夫人，即被選為康熙的保姆。從此，曹家與皇帝的關係也就更加密切。康熙二年（1663），擔任內務府營繕司郎中的曹璽被任命為江寧織造，負責織辦宮廷朝堂官用綢緞布匹及皇帝交付的其他差使，充任皇帝耳目。康熙十六年、十七年，玄燁兩次接見曹璽，賞蟒袍，贈一品尚書銜，並賜親手書寫「敬慎」匾額。康熙三十八年四月，玄燁南巡迴鑾駐蹕江寧織造署，曹寅奉母朝謁，玄燁「見之色喜，且勞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賞賚甚厚。會庭中萱花正開，遂御書『萱瑞堂』三大字以賜。」^②曹寅為曹璽長子、曹雪芹之祖父，少年即入宮做侍從，後為玄燁侍衛，一生深受玄燁的賞識和信任。玄燁在位期間，曹家三代四人曹璽、曹寅、曹頤、曹頴任江寧織造一職達四十餘載。《紅樓夢》中「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之賈府，即是此間曹家生活的寫照。

一般認為《紅樓夢》中元春省親的故事原型本於玄燁南巡。《紅樓夢》第十六回曾借老奴趙嬾嬾與當家人王熙鳳之口談及「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脂批：「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即為一例。康熙晚年，儘管曹家出現大量虧空而漸次走向衰落，但在康熙帝的庇護下仍可相安無事，直到雍正即位，曹家的厄運才接踵而至，江南三織造猶如《紅樓夢》中「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四大家族忽喇喇似大廈傾了。

玄燁好學工書，尤愛董其昌書，常以書作贈廷臣和外國使臣。本書收入玄燁行書錄米芾詩軸，綾本，縱 168.5 厘米，橫 40 厘米。書法內容為唐朝詩人鄭愔五言古詩一首《同韋舍人早朝》，個別文字與原詩有差異。

② 馮景《解春堂文集·萱瑞堂記》。

周亮工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號櫟園，又有陶庵等號，學者稱櫟園先生、櫟下先生。明末清初文學家、篆刻家、收藏家。原籍河南祥符（今開封市祥符區），早年移居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市）。崇禎十三年進士，官至浙江道監察御史。清軍入關，從南明福王於江寧。入清後授兩淮鹽運使，累擢福建左布政使，遷戶部右侍郎，康熙初任山東青州海防道，調江南江安糧道。一生飽經宦海沉浮，曾兩次下獄，被劾論死，後遇赦免。生平博極群書，愛好繪畫篆刻，工詩文，崇拜杜甫；精鑒賞，收藏書畫金石極富。著有《賴古堂集》《因樹屋書影》《畫人傳》等。

康熙六年（1667），周亮工代理安徽布政使；不久，任職江寧「監察十府糧儲」，因而與時任江寧織造的曹璽相交。據《棟亭集·重修周櫟園先生祠堂記》記載：「康熙二年（1663），曹寅『卯角待先司空^③於江寧』」。少年曹寅讀書棟亭下，遂與之熟識，並得周亮工指點讀書：「常抱置膝上，命背誦古文，為之指摘其句讀」。康熙十一年（1672），周亮工去世。約在本年，揚州人為周亮工建祠堂，以示紀念。康熙三十二年（1693），曹寅「繼任織部，親拜公墓」。康熙四十一年（1702），曹寅向高士奇「求櫟園藏畫」^④。

康熙四十四年（1705），周亮工次子周在都（字燕客）「以奉政大夫同知揚州府事」，與曹寅「同官是邦」^⑤。康熙四十六年

③ 此處指曹璽。

④ 見《棟亭集·棟亭詩鈔》卷四。

⑤ 此時曹寅任江寧織造，同時任兩淮巡鹽御史，署揚州使院。見《重修周櫟園先生祠堂記》。



周亮工 行書七言律詩扇面
泥金箋 縱 52.6 橫 16.5



小莽蒼蒼齋與《紅樓夢》

釋文

一
我曾觀海向膠萊，今見塩官蜃市開。
別自有天宣日月，不從平地轟樓臺。
驚濤醜出千形影，罨畫粧成五色堆。
莫道須臾歸幻妄，滄桑嘗報識三回。

二
霞綺如施步障來，支機石畔錦初裁。
仙人擲杖銀橋渡，帝子鳴鑾絳閣開。
天上劉安沖舉宅，雲邊徐福望鄉臺。
大夫本是乘槎使，不讓登高作賦才。

三
面面埃塵迴自收，目窮還上一層樓。
珊瑚出網高千尺，紺碧為城衛十洲。
列子御風隨去住，馮夷鼓浪任沉浮。
莫登秦住山頭望，惆悵驪山下一丘。

四
眾水朝宗自五湖，噓成宮闕望中孤。
參差山帶搖冰室，幼渺煙鬟拂玉壺。
鼇戴靈峯雄四極，鸞棲奇樹粲三珠。
獨憐瓠子波沉後，吾里蜃樓別有區。

文註及落款

六至登，登日觀樓，海上三山鼎峙，無所謂市也，神弗余應，則遂並長公事疑之。作令北海，孤山故有山市，較海尤幻。長社邢公一見之，為圖示予，予則三載于灘，未之見也。塩官舊不聞海市，吾石平獨遇之，予所歷人恒見之，乃獨為予斬，人生遇不遇，固如是哉！然予讀駿公所為序，悲故土之陸沉，並此身亦在蜃樓變幻中。請石平于夢華錄數卷中，觀吾里海市，當別自為詩紀之。

次石翁老親家海市詩韻四首，舊北海長周亮工頓首具稿。

鈐印

周亮工印（白文方印）、元倬（朱文方印）、一路青山到武夷（朱文方印）

收藏印

小莽蒼蒼齋（朱文方印）

(1707)，揚州人為周亮工「復為重新其宇」，周在都「以余世好，囑為記」。曹寅作《重修周櫟園先生祠堂記》。

曹寅一生對周亮工頂禮膜拜。《棟亭書目》收周亮工著作多種：《櫟園書目》，大梁周減齋家藏，一卷一冊（《棟亭書目》卷一《書目》）；《閩小記》，本朝，櫟下周亮工撰，四卷二冊（《棟亭書目》卷二《地輿》）；《讀畫錄》，本朝，周亮工撰，四卷，一冊（《棟亭書目》卷三《書畫》）；《同書》，本朝，大梁周亮工輯，四卷，一函四冊（《棟亭書目》卷三《說部》）；《賴古堂印譜》，本朝，浚儀周亮工集，四卷，一函四冊（《棟亭書目》卷三《雜部》）。

周亮工善書，尤擅分隸，包世臣稱其草書為能品下。本書收周亮工作品行書七言律詩扇面，泥金箋，縱 52.6 厘米，橫 16.5 厘米。扇面行書內容為自作《海市詩》七律四首，寫呈「石翁」。石翁即題記中所稱之石平，吳偉業《梅村家藏稿》卷三十九《海市記》載：「石平張姓，大梁人，官兩浙觀察史。與亮工為親家。會與偉業詳述海市見聞。」周亮工此詩描繪了在鹽官（此指登州）見到的海市即三山鼎峙情景，由此而聯想到蘇軾當年在此所見山市多奇景，使人生疑的景象。周亮工在詩後記《駿公所為序》，實即《海市記》，非序文也。此四詩據查《賴古堂集》未收，當是晚年之作。

鄧漢儀

鄧漢儀（1617—1689），字孝威，號舊山，別署舊山農、舊山梅農，晚號鉢叟。祖籍蘇州，明末清初的詩人，著有《淮陰集》《官梅集》《過嶺集》《慎墨堂詩拾》《青簾詞》等。

鄧漢儀為崇禎八年（1635）吳縣諸生，早年從海寧查繼佐（號

伊璜）習舉業，後加入復社。康熙十八年（1679），詔試博學鴻詞科，故意不用規定之句式，且畢卷早出，因而不第，然以年老授中書舍人。吏部尚書、大學士馮溥欲留其修《明史》，鄧固辭不受，回歸田園。

鄧漢儀通經史百家之籍，博洽通敏，尤工於詩，被譽為清初詩壇上「雅頌領袖」。其編著的《天下名家詩觀》三集四十卷，「皆選輯國初諸人之作」^⑥，而其收有曹寅早年詩作。

康熙十七年之前，曹寅編有詩集《野鶴堂集》。這是有據可查的曹寅第一本詩集。由鄧漢儀輯，本年揚州慎墨堂刻本的《天下名家詩觀（二集）》共十五卷，卷十三錄曹寅詩三首：《歲暮遠為客》，《雪霽寄靖遠、賓及兩兄》和《秋夜山居東芥庵上人》。鄧漢儀於詩前作曹寅小傳云：「曹寅，子清，雪樵。奉天遼陽人。《野鶴堂集》。」

鄧漢儀輯曹寅第一首《歲暮遠為客》，是曹寅早年得意之作。全詩如下：

曉燈寒無光，驅馬別親故。殘月墮楓林，荒煙白山路。
十年遊子懷，惜此歲華暮。載詠無衣章，何以蒙霜露。

全詩寫室外別親所見之景，抒發遊子離家之情。景中有情，情中含景。後來沈德潛將其輯入《國朝詩別載》卷二十；鐵保將其收入《熙朝雅頌集》卷第九「家數」。

康熙二十三年（1684），曹寅的父親曹璽在江寧任所去世後，曹寅將父親在江寧織造署所植棟樹、所蓋棟亭，請人繪成十幅圖

^⑥ 引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總集類存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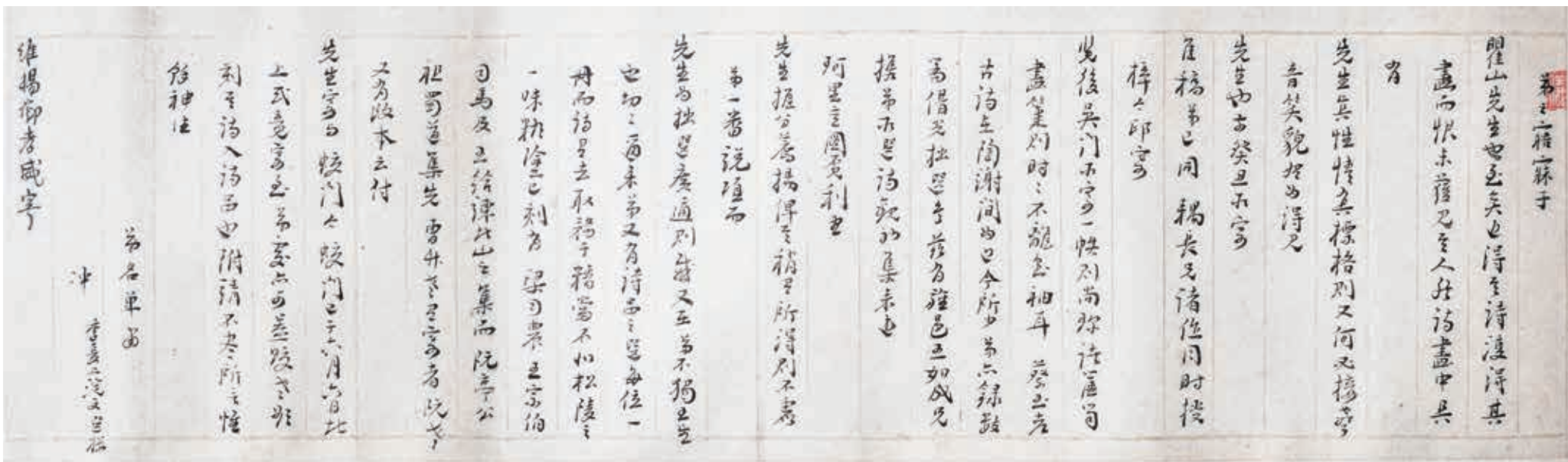
釋文

弟之寤寐于瞿山先生也至矣。近得其詩，復得其畫，而恨未獲見其人。然詩畫中具有先生真性情、真標格，則又何必接聲音笑貌，始為得見先生也。前癸丑所寄佳稿，弟已同耦長兄諸位同時授梓，今印寄覽，後吳門所寄一帙，則尚珍諸篋笥，畫策則時時不離愚袖耳。蔡玉老古詩在陶、謝間，為近今所少，弟亦錄數篇借光拙選矣。茲有旌邑王如成兄攜弟所選《詩觀初集》來遊珂里，意圖覓利，望先生推分薦揚。俾其稍有所得，則不虛弟一番說項，而先生為拙選廣通，則感又在弟，不獨王生也，切切！

邇來弟又有《詩品》之選，每位一冊，而詩有去取，務于精當，不似松陵之一味糊塗。已刻有梁司農、王宗伯司馬及王給諫《北山》之集，而阮亭公祖《蜀道集》先曹升老有寄者，阮老又有改本，云付先生寄與蛟門，今蛟門已于六月六日北上，或竟寄至弟處亦可。蓋蛟老欲刻其詩入《詩品》也，附請。不盡所言，惟餘神往。

文註及落款

弟名單肅。季夏上浣文選樓。冲。
維揚鄧孝威寄



鄧漢儀 致梅清
紙本 縱 17 橫 55.5

畫，遍訪高人逸士，題跋歌吟，成《棟亭圖詠》一冊。其中有鄧漢儀跋詩四章：

棟之樹：其葉青青；濃陰密佈，春晚彌榮。念昔司空，始縛茅亭；聚此雙鳳，口授六經。

棟之樹：其幹直上；映日千雲，和風遠颺。樹以益茂，人今何向？攀條執枝，能不悽愴！

棟之樹：其味最苦；當年植斯，用垂朴魯。今日相對，如聆咳吐；敢不恪共，先訓是努。

余聞公子：敬奉官守；帝鑒其誠，眾服其厚。由於趨庭，謀三不朽；今者見樹，惟有稽首。

《棟亭》四章，為荔軒、筠石兩先生題，兼正。舊山鄧漢儀拜書。

鄧漢儀與曹寅的長期密切交往，似乎影響了之後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後四十回的構思。《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臨近結尾，無名氏繼作者寫道：「看官聽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冊也。正是前人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這裏因嗟歎襲人引用的「前人」名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正是出自鄧漢儀的詩作《題息夫人廟》。同代人鄧漢儀的詩句被寫入《紅樓夢》小說中，此事耐人尋味。

本書收鄧漢儀致梅清信札一通。梅清（1623—1697），字淵公，號瞿山，安徽宣城人，明末清初知名山水畫家，尤擅繪黃山奇松。

尤 侗

尤侗（1618—1704），字同人，一字展成，號悔庵、西堂，晚年自稱良齋。江蘇長洲（今蘇州）人。曹寅好友。

康熙十八年（1679），召試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時年六十二歲，參與纂修《明史》，歷官侍講。尤侗工詩詞，尤精戲曲，作品有《讀離騷》《桃花源》《清平調》《吊琵琶》《黑白衛》五部雜劇和一部傳奇《鈞天樂》，等等。詩文多新警而雜以詼諧，著有《鶴棲堂集》《西堂集》等，受到當時文壇名流的激賞。康熙帝稱其為「真才子」，「老名士」。

康熙十九年，年僅二十三歲的曹寅在時任國子監祭酒王士禛的席中得以結識尤侗。這可在後來尤侗為曹寅《棟亭圖》所作跋詩內容得到證實，其文曰：「予在京師，於王阮亭祭酒座中，得識曹子荔軒。讀其詩詞，宛有烏衣之風，詢其家世，知為完壁司空公子。蓋司空織造金陵者，二十年所矣。故予聞其名，歎為是父是子……」康熙二十二年，尤侗因年老告歸，家居蘇州。《蘇州府志》卷二十八：「尤侍講侗宅，在新造橋，有鶴棲堂，聖祖仁皇帝御書賜額，園曰亦園，有揖青亭、水哉軒。」康熙二十三年曹璽病故，曹寅寄《棟亭圖》給尤侗，侗於臘月為之題詩。傳世《棟亭圖詠》有尤侗詩與賦各一。康熙二十九年，曹寅出任蘇州織造，時與尤侗同居一城，故往還過從甚密。寅曾數度應邀赴尤侗家園揖青亭之約，有招飲、觀劇之舉。康熙三十一年（1692），曹寅改編《北紅拂記》，邀尤侗觀賞，因此侗作《題北紅拂記》記之，史載，曹寅在蘇州任職間，常與尤侗探討戲曲理論與創作問題，後來曹寅在戲曲創作上成果斐然，和他與尤侗的交往並受其影響有關。

尤侗《自撰年譜》載：「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年七十三歲，

八月與織部曹子清寅、余澹心懷、梅公燮薰、葉桐初藩會飲揖青亭賦詩。」曹寅《棟亭詩鈔》卷二《尤悔庵太史招飲揖青亭即席和韻》，即是步尤侗韻之作。

康熙三十年（1691）十二月初一，正值曹寅母孫太夫人六十大壽，尤侗特為孫氏夫人做壽，並撰《曹太夫人六十壽序》，盛讚孫氏嫻習文史，具備「婦道」「妻道」「母道」，「宜其協參司空，光顯鴻業，兼能玉二子以有成」。康熙三十一年，曹寅奉旨從蘇州調往江寧織造任，次年，吳人為曹寅建生祠於虎丘，尤侗作《司農曹公虎丘生祠記》。尤侗與曹寅交往之厚，由此可見一斑。

本書收尤侗行書七言律詩扇面一幅，紙本，縱17厘米，橫52厘米。內容為自作《長安旅夜聞春雁聲》及《憶江南早梅》七律各一首，收錄在《尤太史律詩》卷二。

鄭 簠

鄭簠（1622—1693），字汝器，號谷口，別署谷口農、谷口惰農、谷口農民、谷口老農等，世稱谷口先生，清初碑學大家。原籍福建莆田，祖上遷居江寧（今江蘇南京）。

鄭簠秉承父祖醫術，以行醫為業，終生不仕。然工詩詞，擅書法，精篆刻，尤以八分隸聞名，其自少時即矢志攻研隸書，精研漢碑三十餘年，家藏古碑四櫥，遍覽山東、河北漢碑遺存。在對漢隸追本溯源的探索與創作實踐中取得極高成就，開創清代隸書風氣名家之一。鄭簠與傅山、朱彝尊均有交往。朱彝尊《贈鄭簠》詩云：「金陵鄭簠隱作醫，八分入妙堪吾師。揭來賣藥長安市，諸公袞袞多莫知。伊余聞名二十載，今始邂逅嗟何遲。」並推評他的隸書為「古今第一」。

釋文

衡陽歸信在春先，又逐東風向朔天。
錦字獨啣千里月，蘆花猶帶五湖煙。
頻催短漏青門畔，似和哀笳紫塞邊。
正是離人聽孤唳，十三弦柱自淒然。
（長安旅夜聞春雁聲）
春信江城到早梅，南枝已發北枝催。
千林香影隨風散，一夜寒光帶雪開。
驛使相逢誰載酒，羈人遠望獨登臺。
高樓且莫吹長笛，好待孤山處士回。
（憶江南早梅）

落款

限韻二律，呈修翁老先生笑正。長洲尤侗。

鈐印

尤侗之印（朱文方印）、悔庵（白文方印）、
長洲（朱文長方印）

收藏印

太平花蓀（朱文方印）



尤侗 行書七言律詩扇面
紙本 縱17 橫51

曹寅與鄭篋相識當早在京師時期，出任蘇州織造期間與鄭篋亦多往來，《棟亭詩鈔》卷二有《鄭谷口將歸索贈》《由普德至天界寺，入蒼翠庵看梅，曾為谷口別業，漫題二首》，皆贈鄭篋之作。

據《國朝金陵詩徵》卷四，鄭篋有《棟亭詩贈曹荔軒》，全詩如下：

棟亭在何所？司空江左署。
綺樹既扶蘇，虛亭猶曲注。
垂珠瑟瑟葉清清，繡虎當年此授經。
手澤未忘應有築，詩篇遠播總難形。
長揚扈從聲華著，建樹凌雲喬梓處。
即今雲錦庇三吳，斗貫支機超八柱。
三吳之署雖無此，棟亭堂構相接比。
此棟常存心臆中，嗣公移孝能作忠。
遂使扶蘇猶曲注，江左手植排蒼穹。

應為題寫《棟亭圖》之作，但傳世《棟亭圖詠》不見此詩。

本書收鄭篋作品為隸書《孟浩然秋登蘭山寄友》詩軸，紙本，縱171.4厘米，橫93.2厘米。

毛奇齡

毛奇齡（1623—1716），原名甡，字初晴，又字大可、于一、齊于，號秋晴、晚晴等，紹興府蕭山縣（今杭州市蕭山區）人。以郡望西河，學者稱「西河先生」。清初經學家、文學家。

毛奇齡為明末諸生，清初曾參與抗清，流亡多年。康熙十七年詔開博學鴻詞科，被薦舉，次年應試，授翰林院檢討、國史館

纂修，參與纂修《明史》。治經史及音韻學，著述甚富，有《西河合集》，分經集、史集、文集、雜著，共四百九十餘卷。奇齡與弟萬齡並稱為「江東二毛」；又與毛先舒、毛際可齊名，稱「浙中三毛，文中三豪」。學者李塨、「揚州八怪」之金農等皆出其門下。

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科時，曹寅正在京任鑾儀衛治儀正，或曾參與考試接待事宜，又因舅氏顧景星與各省來京的遺老耆宿相識，與之建立了較深的感情和友誼，而且其中大多數人在曹寅赴江南任織造後仍與其保持密切聯繫，毛奇齡即在此列。

《棟亭圖詠》卷二有毛奇齡《棟亭詩二首》：

（一）

冬官相繼使江鄉，父子同披錦繡裳。
官閣依然梅樹在，丹陽重見柳條長。
牆西紫朶迎朝雨，苑角紅亭對夕陽。
每遇晚春花信滿，風前涕淚一銜觴。

（二）

當年開府近長干，親見栽花傍井幹。
但過唐昌思玉蕊，再來舉院見文官^⑦。
歌成蔽芾恩長在，認作栢棧淚未乾。
滿樹離離初結子，到今都是鳳凰餐。

荔翁曹先生開府江南，見其尊大人舊任時所植棟樹，慨然為歌，四方和之者累卷頁；予亦效贖，率成二首，並呈荔翁先生教定

西河 毛奇齡頓首具稿。

^⑦ 原詩此處有註：「唐貢士舉院花名。」